

小說名畫大觀

拾柒





茅庵劍客

習

看官們。在下每聽得人說那劍俠的故事。委實不十分相信。怎麼好端端的就會一把劍平空飛起老遠的。要取那個人頭。便取得來。難道劍是有翅膀的動物不成。以為都是那些說書的胡說亂道。那裏知道靠在下眼前的地方。就出了件稀奇古怪的事。教我不相信是不能。毅的閒話少說。單表在下的住家一處最近的地方。有好大的一塊松林。松林底下。便是周圍綠水。有座茅庵。隱藏在內。庵旁一家宅院。要曉得這家的主人尊姓大名。在下沒有宣布的主權。聽說這庵便是他家的家庵。並無和尚尼姑。每日關門落鎖。他家自有門通在庵內。這天滿街上貼的招生廣告。便是他家要設座學堂。過了些時。開校的日期靠近。看那庵內許多下人打當得狠忙。棹椅挑來挑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原來他家有位老太太。平常就起身很早。喜歡到庵裏受點空氣。天天成了習慣。到這開校日的第一天。那太太又去受空氣了。誰知就出了這件公事。他纔踱進小門。低頭來到庵裡的天井。抬起頭來。忽然看見一位西裝少年。美年美貌。翩翩立在眼前的一座高牆上頭。嬉皮笑臉。迎着老太太道聲晨安。那太太茫然不解。所以疑惑他是攀桃花的。連說早早。這桃樹太小。先生何必這般



雲  
心

早來請到別處去罷。那少年所問非所答。口操外路的套話說道。在下實在是一個遠方的人。到貴地辦件事。那街上的棧房太嫌煩雜。羨慕府上的這座茅廬。要求老太太行個方便。容在下住幾天。與府上絕然無害。未知可使得麼。那太太聽了這番話。吃驚不小。默念了幾聲阿彌陀佛。無緣無故。鐵鎖的一座山門。忽然跑了這野男子來。心知有異。急忙縮進家裏。招呼家中推尊的那位老爺。一五一十說明。那老爺是沒主意的人。急忙又告知畢業生的少爺。那少爺是個浮躁人。素來不信古怪。隨即到警察局。請警兵帶人來搜過了。一刻。嗚嗚打打。果然隊伍到了庵門。翻來翻去。那裏有個人影。少爺的意思。就要開校。倒是那警察中的人商議一個主意。說他此刻既然不在庵裏。或是出去有事。也未可知。我們今日就在這裏住一夜。看看光景。少爺聽了這話。只得勉如所請。不覺吵了一夜。到第二天清早上起來。仍無踪跡。只有一點葶藶皮雪茄烟灰。大家都以為警兵吃的。也就大意。不去追問。警兵的隊伍嗚嗚打打也走了。那知這個時候天氣尚早。一家忙碌了一夜。都要困覺。只有老太太夜裏是睡的。這時起身。仍舊要到庵裡受點空氣。跑到庵裡。那人兒的請安聲浪。又達到太太的耳鼓。太太好漲著胆子。回敬一聲早。偷眼看那人手裏抓了一雙皮鞋。正刷洗呢。他看太太眼光注在皮鞋子上。忽覺面帶慚愧的樣子。口裏說道。在下前天路上一雙鞋子。蹭躑得一幫子的泥。不揣冒昧。向府上。借了這雙鞋子。是丟在某

套房某處的。在下動身後。原璧奉還。那太太聽了這話。更加驚異。不敢多問。但稍稍請教先生昨夜何處安身。他嗤的一聲笑。將起來。說道。不敢不敢。我夜裏因被那班無用的東西所吵。暫借府上內室的屋頂上睡了一夜。他們不曾見我。我倒見他把點葶薺皮膏他們。不知道他們看見不成。那太太又問他來作甚事。幾時動身。都不肯說話。休煩絮。共計五天。太太也不敢去受空氣。家裡也不敢談那話兒。所以也無甚奇怪處。也不曾開校門。也加了幾重鎖了。到了第六天一大早。家中均不曾起來。忽聽那小門口嘩拉嘩拉的不已。似乎門經開了。只聽天井裏有人說道。多謝主人。咱吵鬧多時。慚愧得很。今天事已辦完。要告辭了。皮鞋仍放在某處。說罷。絕無聲響。那太太老爺少爺和一家大小。起來查點鞋子。一些不差。誰知就在這一夜裏。本地有家富翁。無緣無故的首級不知何處去了。他家趕忙報告地方官。現在正在研究的時侯呢。到底如何。在下也不知道了。

(完)

籤壯士

景緘

輪舶未興時代。北上者多取道魯省。魯省多劇盜。刑政之所不及。殺人越貨。無所憚。故凡捆載以過者。類必結隊。人若有大宗財貨。則必僱鑣客為保護人。非是則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某歲有北直之楊姓賈。販羊皮於大江南北。所獲頗厚。洎歲暮束裝歸。知道途多伏莽。以銀易紙幣。藏諸夾帶間。外則襲敝衣。貌為窶人狀。然後乃就道。意謂足以塞耳目。

楊有一子。曰五兒。年甫十四。不依母而依父。楊每出。必携之偕。五兒慙跳甚。在肆中則獨於後圍立一鵠。投以煙籤。謂可為武器。楊偶見之。哂其慙。然亦不之禁。至是從父行。而袖中猶蓄鋼籤百餘枚。遇森林輒投之。令着樹際。以為樂。如是者非一日。一日至青州。投旅次。忽與一相識者遇。相識者故業鑣行。楊得之喜甚。詢所往。則云同道。蓋受聘於某銀號。為之保護者也。楊於是相約偕行。將恃以無恐。鑣客欣然。有德色。

翌辰自青州啟程。有馱車數輛。朱提滿其內。每車押以司事一。鑣客則佩刀躍馬為

衆先揚之父子。則共乘一驢隨其後。鑣客顧而感額曰。君萬里長征。乃挈童稚以自累。一旦有急。寧復能相顧。楊卑辭曰。仗君威力。或者得無害。且僕所携亦殊尠。烏足招人注意者。鑣客曰。嘻。誰不知君囊中有三千金。乃誑僕耶。是時楊所藏之紙幣數。正與客言符。聞其語。輒失常度。須臾共就道。乃不復相語。

是日出城行十餘里。天驟雪。雪花撲人面大如掌。道上絕行人。惟聞車聲辘辘。蹄聲得得。與鈴鐸相倡和。及晌午始達一村。鑣客謂衆曰。今日無論如何。必再過行六十里。乃有佳地可止宿。不然者。危險殊甚。衆雖諾其語。然腕彊面錯。力與北風戰。窮一時之力。不能及三里。驢受楚。長嘶躑躅。幾欲背道而馳。此時旅行之隊。其惶急殆不可狀。

雪愈急。行愈滯。忽見一角峯巒起於人面。既近。則山勢險惡。若壞雲之下壓。石路崎嶇。衰草颯颯。戰風作拏攫勢。俄突有飛鴉一羣。掠空而過。其聲慘厲。鑣客駭曰。是必前途有人驚其巢。乃有此狀。吾輩不可不慎。言未已。鈴聲震耳。一騎自山坳馳出。往復衝驟者再已。而奮身發一嚮箭。約逾分許鐘。賊隊大至。逡趨藏銀之車。是時鑣客已約車退十步外。縱刀躍馬。前謂賊曰。公輩寧不識鐵臂周三耶。何為乃相逼。賊羣中有一人挺身出。上下衣皆純黑。與其儕輩無少異。唯額上之帽。嵌珠如巨菽。獨異於羣賊。蓋盜魁也。盜魁拱手與鑣客語。自言不欲盡取所有。唯必須驗車中物。





按值百抽二十之稅。則索其完納。鑣客抗聲譁辯。峻拒不許。盜魁怒。號召其黨。將施要劫。鑣客急以鑣鑣其眾。誅一人。傷二人。餘者不敢近。然猶擁盜首馬側。不遽退。盜首虓怒甚。以刃取鑣客。鑣客復以鑣應敵。然盜首之技。竟非羣賊比。鑣三發。皆為所得。復以其刀刺鑣客。鑣客方以其刀相抵制。剴然一聲。刀已折為兩。蓋盜首之刀力能削五金。而鑣客於戰場之餘。至是已立處於失敗。死生須臾。危機俄頃。鑣客徒手無所措。其技倉猝間。乃控馬避其鋒。盜魁不復能相捨。窮追不復顧。鑣客索囊中鑣。已盡。逐北者相去不過十步。大有束手待斃勢。幸福！幸福！當水盡山窮之際。而忽得一佳消息。則當此困難極點。驟聞身後墜馬之聲也。鑣客驀回視。驚喜乃過望。則盜魁之刀已擲於地。而其目貫兩鐵戴。血流如注。卧地上不能起。馬亦極躍踉。鑣客驚立。取其刀決盜魁首。悉驅餘眾散。然終不明鐵戴之所自。比至停車所。楊趨與握手道賀。五兒忽曰。阿伯曾將得姪之兵器。未耶。客不知所對。楊與銀號之司事。乃言五兒適投兩鐵貫盜目。復以一鐵刺其馬。馬顛。盜首故仆地。鑣客乃悟殺敵之故。自咎先時之失禮。自是每遇盜。鑣客必以五兒偕。五兒之戴。竟如宜僚丸。由基箭。所向無前敵。比至京。鑣客請於楊。得長與其。五兒遂以戴壯士名於時。

(完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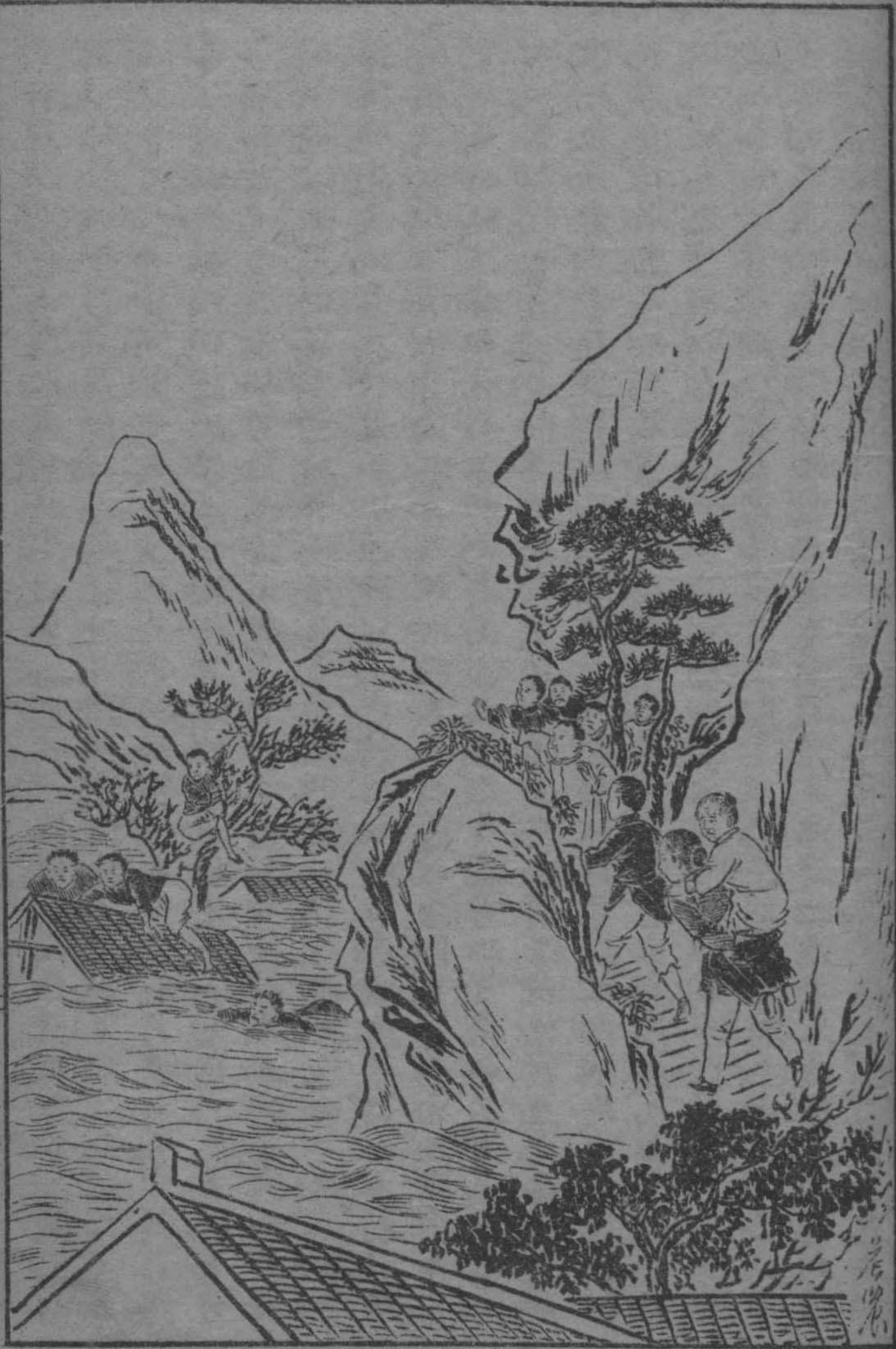
目。一癡想。顛連困苦之狀態。宛在吾側。於是兀坐斗室。希得杜陵之廣廈。鄧氏之銅山。白傅之大裘。子敬之困粟。供吾揮灑灌溉。俾此無辜之同類。得安衽席。乃痴念甫動。燈焰爆發如裂帛。似哂吾之理想為不可用。欲呼之使覺者。吾悄顧吾室。則蕭然環堵。盆花枯萎欲死。筆乾舌燥。曾不能自濟。違論濟人。嗟乎。吾氣餒。吾心死矣。雖然。傷心之境。既楔於腦。弗假筆墨。以為陶寫。則吾心終勿能釋。請即述吾所聞韓智詩之身世可乎。智詩亦家於是村。父世先。儒而業教授。母氏願。雖生於農家。然荆釵裙布。無荒傴態。與世先琴瑟永好也。世先母劉氏。年七十。而猶健在世。先就別村館。願率智詩供菽水。歲儉。修脰不時至。嗷嗷者已多空乏。水至之夕。智詩方抵母足。眠夢中。望見阿父歸。袖得甘旨。上之祖母。復以其餘賜己。智詩大樂。奔告母。似世界之幸福。集于一身者。願幻境無常。天災倏忽。智詩之樂未極。而洪流汨汨。已及庭戶。几榻衾枕。悉皆浮起。智詩駭極而寤。舒掌索父不得。則涕泣跳躑。謂願從父之館。不欲與魔鬼居。致多恐怖。蓋智詩方稚。又值深夜。尚未知滔天巨浸。將為生命之敵。第疑種種聲浪。皆為黎邱氏示威也。然索父弗獲。恍然覺其為夢。遂以足蹴母。乃願已先覺。竊計姑氏年邁。無人為之調護。則懼不能免。子雖宗祀所託。然世先而在。則熊夢之占。未必遂絕望。子可再得。姑氏安能復有者。思及此。遂置其子於弗顧。急負劉奔高阜。故智詩雖嘶聲覓母。無復有人相應也。

智既不能呼得其父母。復叩枕狂呼。冀其祖母之一應。此時劉已為願所負。而出不復能知其孫之哀顛。智詩號啼益急。水之入戶者亦愈高。於是此可憐之孺子。驚悸亡魂。倏不知其何往。既而忽覺其身。蕩漾如居舟次。開目雙眇。昏黑仍無所睹。然衣履沾濡。剎那間已過其腹。智急捫襟起坐。而窗戶忽圻。卧榻飄然而出。閣中第見波光閃爍。似有夜叉羅剎。蟄於其際。待人而食。智所踞之榻。一足觸於石礎。已折其半。榻傾。幾墮於水。際此智已知為河決。默念吾母及吾祖母。素愛吾若拱壁。今驟舍我而去。殆為魚鼈所食耶。思及此。以小掌擊枕核。痛哭不已。轉忘其身之危險。無何榻又觸於已沈之屋中。折為兩。智竟墮。此時墮水者。指不勝屈。一稚弱之孺子。直可眇為畸零之數。雖有持燈掉舟。冒險救人者。然風急雨驟。波濤山立。水中漂沒之物。有若暗礁。觸之立見傾覆。故獲拯而起者。十不得一。而從三閭大夫者。比比也。智墮水後。水汨汨自耳鼻及口入。拒之不可。吐之不得。心肺殆將脹裂。孺子之心。猶念及其父母及祖母。冀或至於水外。援已出險。烏知急難之際。雖愛我之人。切固形格勢禁。無能相代耶。閱時既久。智之體魄。漸不能支。一身知覺。忽焉悉泯。急湍如箭。載之以逝。真成萍飄梗泛。讀吾書者。須知慘境之來。唯有知覺者。受其抨擊。則呼號宛轉。椎心泣血。以自寫。至於生氣既盡。則雖殘其肢體。糜其血肉。使之身成骨而骨成灰。長逝者亦終瞑而不眇。故吾謂此時之智詩。雖飽嘗驚恐。已幸形神弗屬。眇彼猶存一

息者。其倉皇震駭。力與死局相拒。而又苦難支持者。已迥判其勞逸。然此孺子果死。其所遭之慘困。且將於是而止。而吾書當亦輟述。願吾讀者少俟。而紛紛之痛史。且隨孺子之死生離合。集吾筆端矣。

## 第二章

智詩祖母劉氏。杖履雖健。以臘高故。傷于重聽。老年常態。起夙而眠亦蚤。水至時。已宵夢闌矣。顧聞警奔起。倉卒懸燈於腰。不及咨白。負之以起。劉驚詢何事。顧具以告。復詢智保。智保者。即智詩也。此時智年僅舞勺。劉着愛之。眎之直襁褓耳。顧懼緩不及。避詭辭以對。謂智保已先行。姑即往。須臾可依膝下。劉弗疑。聽其負已。是村俗尚多。了足。顧亦雙趺束筍者。纖步伶俜。負人於背。則一步數蹶。劉良不忍。自其肩上呼曰。吾婦。汝宜釋我。我老。即幸獲延殘喘。寧能有益於汝輩。貧家之老人。宜速死。以資糧坐耗。徒增子若孫之擔負。而無所裨補也。况值此奇變。我亦安忍累汝。汝宜自保生命。將護吾之幼孫。俾免斯阨。則老人雖死。泉下猶生其感。以眎同歸於盡者。勝矣。劉語聲戰顫。若斷若續。老淚涔涔下注。與飄空之驟雨。同注。顧頸。於是顧之頸際。如沐頭面及髮。亦淋漓殆遍。劉言雖極哀切。顧終不釋。風勢狂急。所懸之燈驟滅。乃盲行。不復辨涂徑。村人之奔避者。交錯道路。以頭相值。即崩角流血。亦不知其痛苦。波濤既挾風雨之勢。大類戰勝之師。長驅直入。一無所阻。顧幾經竭蹶。始達所期之高。



阜。匍匐以上。衣裙清水。着體膠附。履暴奔脫。足趾血出。奇痛徹骨。顧不敢自逸。猶慰其姑。欲挽以下。乃劉經顛躓。已將暈仆。及得燥地。呼之不應。掖之則僵。顧駭極。無可為計。身後人沸於潮。少一失步。立入於水。顧於百冗之中。探驗其姑鼻息。竊計苟無希望。惟以微軀相殉。詣此湯湯巨浸。侍其姑於地下。庶足忘其悲痛。乃手着於鼻。呼吸猶如游絲之屬。雖知勢難深恃。而殷憂亦少減損。阜有神祠。以奉闕帝。村人爭趨祠中。祠隘不足以容衆。神厨香座。皆為屯聚之所。顧荏弱。復挾死生未卜之姑。氏殆難得一側足地。忽為村衆所擠。離地可尺許。轉得入於廊廟。劉受推移之力。筋脉驟得疏瀹。忽即清醒。張目詢其身。在何地。顧大聲曰。吾姑勿懼。兒婦在此。此間水弗及至也。是時天將昧爽。風雨亦少止。意雨師風伯。已盡其前驅之職分。不忍更助波臣之焰。然即此一宵之勞動。其增加於鬼錄者不少矣。逝者既成浩劫。生者亦極無聊。值此秋氣蕭森。幸漏網於滄海橫流者。則皆瑟縮戰慄。無復人色。劉見天光嚮曙。一覽浮空積水。杳不知其敝廬之何在。不覺臨流痛哭曰。吾已衰年。乃為無家之孀。縱偷生瞬息。他日何以存活。顧聞言。急致慰藉曰。吾姑勿悲。吾家雖已蕩析。第恃世先歲入。未必不可以餬口。第求免目前之困。則未來之事。固無庸計也。顧為此言。強舒其鬢黑之面。以為愉悅。而奪眶之淚。不覺泫泫下注。俾沾波之衣袂。增其潤澤。祠中之衆。亦咸揮涕相向。終宵困頓。益以惶怖。值此曉風砭骨。寒餒之態。乃畢呈。此阜距

水不踰一尺。苟水勢增漲。未必不為龍堂鱗室。而自其他方面觀察。似安樂之鄉。已將舍是莫屬。殊勝援樹者憂枝折。登屋者懼椽崩也。此時顧于衣袋之中。得鍋焦數片。蓋為智詩下學時。取諸飯甑者。智苦其韌。而不便咀嚼。擲置甕觚。顧憎其暴殄。擬而置之於袋。不意至於此際。獲之不啻珍錯。於是掬之以出。則為水所浸。散成飯顆。顧喜曰。是乃天賜。吾姑牙齒弗利。是物幸已柔輒。當可下咽。遂進諸劉。劉曰。吾婦何自得此。汝壯年易饑。宜取少許。姑屬朵頤。仍留其餘為續進地婦乎。吾聞人能得餅一方。以療空腹。則可延三日之生命。慎毋忽眎。釋其幸福。享我老人也。言際固却獻戒。其勿墜於地。致饋貧之糧散失。顧亦固遜。不忍獨甘。而奇零之乾饌。殆眎九鼎之烹。太牢之味。為尤鄭重。實則此類鍋焦。為數僅盈一握。埃墨雜糝。益以袋中塵垢。平日施諸丐侶。而弗顧者。姑婦仍相交讓。試一閉目遐想。覺地獄風味。人間世實非甚少。而萬錢下箸。咄嗟屏去者。曷不少出餘瀝。沾溉同儕也。茲事終竟。劉顧各取其半。以觀朵頤。餘則返諸袋中。弗敢墮一米粒。而同難之旁觀。且有眈眈注視。羨其徼天之幸者。傷哉此境。吾一載筆。淚如糜矣。劉既屬餐。忽愴然四顧。不見其孫蹤跡。絮絮詢顧。顧支吾以答。哽咽已不能成聲。劉大痛憤。而自揣足力頓健。急步出祠。意將覓死。顧披髮哀號。以從其後。且大聲謂兒猶在。劉若勿聞。行近卓側。以袂蒙首。奮身下擲。第聞水聲奇響。而老人杳矣。



### 第三章

距被水之鄉數十里。有村曰孝感者。地勢獨佔高塏。為駭浪驚濤所不及。村人喜河伯之見宥。則且笑鄰邨之魚鼈爭以鈎杙。攫取漂流之物。以自慶其得天。人心嗜利。不顧所安。或有訾其非義者。則譁笑隨之。謂其迂腐不可近也。是時有一士人被褐垂辮。舉步頻曳其臂。如雞鶩之鼓翼。雅步之頃。驟見邨人爭物。舉其重簾之目。為迂徐之詢曰。諸君乎。諸君從事於此。寧獨無人禁闕乎。里有鮑信者。時亦雜於稠衆。聞言立即致答曰。前村近有水患。我等所取者。其主翁身且莫保。更有誰為干涉乎。語甫畢。士人皇駭失措。反身疾奔。至於改其故步。士人館於村之曹氏。蓋即韓氏世先以餬口而辭家旅行者也。曹於村中。執星相業。締妃帝虎。時以識字之農自詡。羣兒亦能刺取靜僻字義。以苦其師。世先食量素偉。餐饍之供。日耗白粲可數升。而首着之盤。每食尤能使之明淨如拭。以故主婦樸氏常與其夫勃谿。謂延師之費。費於豢豕。且豕值甚昂。可以償其所失。師則安坐而食。更無取償之日也。世先頗聞瑟歌之語。常鬱鬱不自安。此時驟聞其鄉遭天災。眷念老母。立欲晤其居停。告以歸省。因疾馳至曹氏。趣其出見。于時曹方為人誣告。天恩月相。紛赴腕底。兒自其後。戲拋磚礫。礫墮硯池。墨濺几案。狼藉曹怒。詰知師適外出。乃弗怨子而怨師。而世先之至。會逢其怒。盛氣以出。世先吃吃陳其所見語。既流涕縱橫。頤頰皆徧。曹他顧不語。少頃忽